

第二十三回 風流妾暗羨才郎 慷慨父厚待義女

卻說康若山先將自己備細說明，人雖稱我為康百萬，其實只有五十萬。只有一子，年方四歲，我只望他做官，榮顯福蔭，我受些榮耀，又有一女，名勝金，嫁婿姓滑名全，乃是生員。但滑全這夫妻貪我家資，假來奉敬，若想將婿為子，我替他捐納了職員。今木女年已二十四歲，雖生有一子，終是外人。荆妻癡愚，只是溺愛女婿。今看足下如此才貌，定是翰苑之品，欲與足下相交，奈老少不相配；足下若肯愛我苦命，認我為義父，亦不望你更換姓名，只顧目前熱鬧而已。足下如肯體恤，即同我返舍，捐監一切銀兩，俱是老夫料理，足下只準備進考。未知尊意如何？」酈明堂曰：「既承老丈不棄，怎敢不從。但有一說，我家亦有些產業，非是貪圖老丈富裕。我立誓分毫不取，務要成名報答老丈受個誥封，方足吾願。」康若山曰：「此乃足下立志，但老夫自有設法。」酈明堂即恭恭敬敬拜了八拜，叫聲「父親」。若山笑顏動開，兩手扶起曰：「多承我兒好意，但恐老夫福淺，難以消受。」明堂曰：「正欲荷庇廕，且兒若能得志，父親正要受朝廷恩賜，怎說不能受拜之言！」言訖，即抬起席來，仍安放牀上。康若山曰：「今當各早安睡，來朝便到我房子梳洗飽餐，就好趕路要緊。」歲出了房門，回到自己房內安息。到了四更多起來，催促店家備好酒飯，一面對家人說明酈明堂的住處房屋。道：「爾去探看，大相公若是起來，可請到這裡來梳洗飽餐。」

家人來到明堂房前，見酈明堂一個正在收拾物件。家人曰：「員外請大相公前去飽餐。」明堂忙開門去喚醒榮發看守門戶，即同家人往見康若山。若山就湯水梳洗畢。家人取了點心與榮發吃，各人飽餐。車夫早備車伺候。明堂帶領家人把各物搬運上車，扶榮發臥在軟車內。家人算給房飯錢。員外同明堂各坐一車，家人腳驢起程。近早飯時，一家人先奔前面，飯房備下好飯菜。及康若山一同進內，各人吃飽，起身趕路，將晚即找一個大客館安歇。果然富家出外，卻亦利便。不上兩三日，榮發病亦好了。這一早飯後，已進武昌城。只見家人已報家中，說員外回家。滿門歡喜，迎接員外，唯有滑全假作慇懃，出門迎接，一見岳父，欠身打恭曰：「小婿不知岳父回來，有失遠迎，望乞恕罪。」若山即同明堂下車，謂滑全曰：「煩勞賢婿迎接，大為不安。」即對明堂曰：「我兒可來與姊夫相會。」又對滑全說明他的鄉貫姓名，欲進京捐監赴考，偶於貴州旅邸相會，承他的美意，拜我為父，爾便是舅舅了，可前來相見。滑全自思：去年生子，已芬二半家財，今又螟嶺此人，眼見我只得家資三分之一，若再數年不死，這些家產要弄個十餘股分派，豈不枉了我一片心思？無奈勉強向前作揖，一同進門。家人忙搬行李物件進內。孫氏同若山的堂妹康氏，年三十餘歲，前來相會，忽見酈明堂人物俊秀，皆起疑心。若山重複說明來歷，孫氏不悅，但不敢多言。明堂當即拜為母親，再拜姑母。若山又喚女兒前來，令其與弟相見，曰：「以後姊弟相稱，無用避嫌。」明堂向前拜見姊姊，勝金行了同輩之禮，即退入內去。

且說柔娘抱了兒子元郎，同姊德姐來接丈夫，忽見明堂骨格輕盈，丰姿灼灼，嬌明難言。二妾眼中看得細緻，欲來相問，又恐見疑，只得躲在門簾內，愈看愈動起火來，假意不知而出，於見明堂，即詐羞躲避入內。若山招呼二妾上前，曰：「這酈明堂認我為義父，與爾姊妹年雖彷彿，卻有母子名份，證該前來相會。下次我若不在家，爾等與明堂相見，即以骨肉相待，不必迴避。」二妾聞言，正中心意，即將孩子放下，與明堂行禮。拜畢，明堂問曰：「賢弟喚甚名字？」柔娘答曰：「叫作元郎。」

聞文不表，康若山忙寫書信到京，托相好鋪戶待捐京監，以便赴試。開了明堂的姓名年貌，只入籍湖廣武昌府咸寧縣，把履歷封在書內，差了兩名家人起程，限日趕到。

且說滑全乘隙暗對勝金曰：「你可知道，這明堂必是外方小旦，故此美貌。令尊勾搭上了，認作父子，絕人閒論。」勝金曰：「家父從來未有南風之事，爾今休錯認。」滑全曰：「令尊這幾年變相娶二妾，自然連少友亦好了。」勝金稱是，乃密對孫氏說明。孫氏本村婦出身，心中大怒，曰：「待我看出破綻，把這人打逐出門就是。」登時在內喝雞罵狗，狠聲惡氣。康若山知必是滑全播弄，詐為不知，令人打掃花園等處，與明堂安息。明堂進入花園，雖是窄小，卻是花廳書房，亦有可觀。廚司時刻送點心來，堪稱佳品，榮發亦受享不完。到晚間榮發對明堂曰：「員外雖好，安人卻有些不喜。」明堂曰：「安人乃村婦，胸無識見，聽信滑全之言，我只看義父面上，置之度外。但是元郎須找件物事相送。」當下打開行李，找出一個珍珠穿成的珠球，真金小鎖一把，並假金小練一條穿了在項上制煞的，外有玉盤龍小手鐲一副，安放停當，主僕安寢。

到了次早起來，帶著三物進內，便去請安。女婢問曰：「大相公早來何事？員外安人尚未起來。」明堂曰：「既未起牀，不必驚動，少停再來。」若山在牀早已聽見，大叫曰：「孩兒不必退去，我起來了。」明堂只得手揭門簾入房，向前請安。禮畢，女婢倚椅子坐下，並茶亦送來。原來二妾貪看明堂姿色，今來請安，正好抱著元郎，故意亦來請安。明堂心中大喜，把元郎抱來曰：「賢弟，我有物件與你帶上。」即取出黃金練，把它帶在頸上，再把玉鐲亦套在兩手。元郎大喜，走下地來，來見爺娘曰：「我的物件整齊麼？」若山把手上細看曰：「明堂好無打算，小孩子只好買假的，何必用真的金至，破費太多了。」明堂曰：「這兩件物俱是我年幼掛的信物，不是買的。」若山再看，果然是舊物，乃贊曰：「孩兒有此物件，不愧是富貴人家。」明堂曰：「舍下雖有薄產，卻是土戶鄉民，此物不足見重。」說罷，即告別回到花園去了。

且說柔娘與德姐因見明堂容貌，俱皆歡喜著魔了，二人回房，稱道不已。德姐曰：「明堂一雙眼目，生得天然俏麗，雖好手畫工，亦畫不出的。」柔娘曰：「莫道俏眼難及，我細看他皮膚，潔白嫩軟，猶輕絹一般，實在可愛。未知異日那家女子得嫁此夫，真是三生石上好姻緣。就是家財不多，亦已甘心情願。論他皮膚，莫說我年大，不能與他相比，我方才細看賢妹，尚且不及。雖年紀相仿，看他真是比花鮮明，比王生香，囊囊若嫦娥。」德姐聽說，知其已動心了，答曰：「爾我雖稱異姓，請同至親。我看此人，必是山川敏秀，天地生就的如此美貌，莫說男子少有此等容貌，就女子中亦無其配。」柔娘曰：「爾我父母貪了厚聘，嫁著個老頭兒，弄得不上不下，真是無趣。若得配明堂，雖死亦風流了。」二人長吁短歎。不須臾，家人已把元郎各物買來，唯有玉鐲，無有盤龍的，只揀了一雙羊脂樣。若山看過，把舊的收下，日後贈與外孫，不表。

早飯後，若山進花園來，明堂迎坐曰：「非孩兒迫促，奈功名大事，望爹爹速差人進京，此事要緊，不可延誤。」若山笑曰：「我昨日進門，即打發兩家人進京去了，何待於今日？」明堂曰：「既是進京，何不與孩兒說明，可將捐監銀兩並這路費取去。且不知父親是把孩兒報甚名姓？」若山曰：「為父豈不能捐一監單，與孩兒進考，卻要費我兒的銀子。姓名原是鄭君玉，只是入了湖廣的籍，爾道做得麼？」明堂曰：「何不報父親這康姓，何必原姓分別親疏？」若山曰：「多承我兒有此美意，又肯替我進京，不日可

改姓？」明堂曰：「孩兒蒙爹爹厚恩，改姓亦不為過。」正言間，廚房備上兩碗粉湯，前來解暑。若山問明堂曰：「這廚煮的滋味可合式麼？」答曰：「極好。孩兒正要說明，身子薄弱，受不得許多飲食，一切從便。」若山大箋曰：「我正慮廚鏹不會小心供奉。」乃吩咐廚司曰：「爾務格外討好，能合大相公之意，我重重有賞。」廚司連聲答應而去。若山退出，即叫兩名成衣匠前來，量明堂身材，趕造幾件紗緞衣服，與明堂替換。滑全看見如此情形，好不痛恨。

一日，家人忽報吳姑爺回來了。只見吳道魔手執兩物，汗流兩頰，進來見禮曰：「老兄兒時回來，適值小弟他往，有失迎接，望祈恕罪。」若山答可：「昨日方回，且進去換衣服再夾。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龍鳳再生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